



文化中国行

投向历史过往的一块砖

——“每日白汤饭”引发的明中都罢建原因思考

□作者:殷兆松

近日,有游客在凤阳明中都国家遗址公园的城墙上,发现了一块刻着奇怪文字的城砖,这块城砖为横砌式,长边侧面对外,上刻“每日白汤饭”(每日白汤饭)五个清晰文字。



▲“每日白汤饭”所在的一段明城墙

段600多年的“老城墙”中,找到了这一块城砖。它位于中都皇城(紫禁城)西华门以北约300米“老城墙”的外墙面处。因为离地面有近3米高,平时不易被发现。

中都皇城的原四面城墙全长3702米,目前仅保存西侧西华门南北一段和南侧午门以西一段共约1243米。“每日白汤饭”(每日白汤饭)字砖所在的一段残存明代城墙,自近代以来,没有维修扰动过。据凤阳博物馆专家介绍,这块字砖的工艺形制确为明洪武初年烧造,字体笔画明显为城砖烧造之前刻划形成,而非后天人工刻划,确定为600多年前的城砖。

在这块字砖附近,随处可见带有常规文字的字砖,如有的砖上铭文为烧造地的府县名、提调官和司吏名;有的标明总甲、甲首、小甲、窑匠姓名、纪年;还有标明造砖的兵种如“射兵”等。

其中有块砖上刻着“安慶府懷寧縣(安庆府怀宁县)……”城砖风化后字迹虽不完整、不太清楚,但仔细辨认,“安慶府懷寧縣(安庆府怀宁县)……”几个字应该无误,最关键的是“安慶府懷寧縣”(安庆府怀宁县)与“每日白汤饭”(每日白汤饭)字体笔画相近,都是在城砖烧制前划写于砖坯上。有专家推测,两块城砖上的文字有

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即一位来自安庆府怀宁县的工匠。

但这两块字砖意义明显不同,“安慶府懷寧縣(安庆府怀宁县)……”是按照官方规定,为溯源和追责而刻;“每日白汤饭”(每日白汤饭)则为制砖人或窑匠私自刻写,其中表达的是不满的情绪。



这块字砖的发现,再次引发人们对明中都罢建原因的思考。

众所周知,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诏始建中都,从此拉开了明中都皇城建设工程。明中都自洪武二年(1369年)动工,至洪武八年罢建,历时六年,由李善长总领督造,在明初可谓是举全国之力营建的“超级工程”。

在人力投入方面,粗略统计:共征调各类人员近百万人,包括技艺工匠九万,军士七万,还有大量民夫、罪囚、移民等参与工程劳动,分工承担造作、筑城、烧窑、运输、后勤等工作,投入人力是空前的。

史料记载,元末以来,经历多年战争、饥荒、

▲明中都宫城遗址

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逃亡、死亡,户籍人数大幅降低,当时全国在册人口约六千万,直接调动投入营建凤阳中都的就有近百万,加上间接参与的人员则更多。

营建中都的物资取材遍及全国,其中部分大型木料是从四川、湖广等路途遥远的西南深山中采伐,单根巨木水陆转运耗费人工多达上万;其他高级石料、琉璃、铜铁、油漆颜料等也来自各地调运。此外,还征集了全国一千三百余个州县的“五方之土”,用于祭祀坛场、皇城正殿等处营建。

工程所需城砖体量极其庞大,现文物部门已收集带有相对完整铭文的字砖500余块,来自22府69州县,另有周边17处卫所炼制的军砖,来源覆盖今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湖北五省,主要依靠水路运抵凤阳。为便于追责、验交货,字砖实行“物勒工名”,各地在烧造运来的城砖上标记有产地、工匠、时间等信息,一旦砖体不合格,相关官吏、工匠是要承担罪责。



大量异地烧制的城砖、石料、木料等,都需要历经长途转运才能到达凤阳,可以想见洪武初年营建中都耗费人力物力之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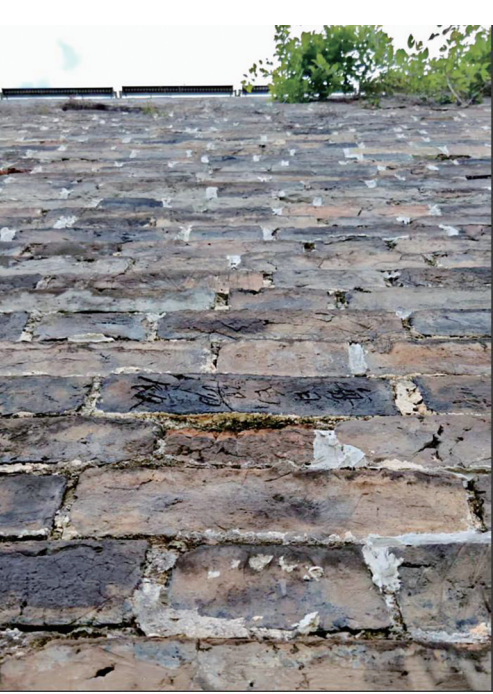
如此超级工程,若没有巨量国库财力、民力、物力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对于一个刚经历长期的刀兵战火,经济不振、百废待兴的初始王朝来说,时机上显然不太合适,加之中都工程的庞大、奢华,经济上何以为继想必是个大问题。

正史中记载,洪武八年,朱元璋以“劳费”为由下令罢建中都,当时皇城、宫城、官署坛庙主体已经基本完工。笔者相信这就是罢建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不过是后人的揣测而已。

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明初社会和国家负担。

沉重的负担,加上经济困难,生活无法保障,吃不饱、穿不暖,还有长期艰苦的劳动,不可避免会导致大规模的营建队伍民怨沸腾。传闻有营建工匠在中都城建设中用了魇镇之法,其实与“每日白汤饭”(每日白汤饭)字砖相同,都是民怨沸腾、发泄不满的反映,也是劳费甚巨、经济困难的直接例证。加之王朝初建、功臣权力的分配、政治斗争的复杂性等各种因素综合叠加,最终促成朱元璋下定决心罢建了明中都。



▲左:安庆府怀宁县 右:每日白汤饭

滁 水 观 澜

那一点甜味

□作者:郑鸣程

天还没亮就起来,因为要去定远茅山脚下看火龙果。火龙果是南方的果子,这几年才在定远引种成功。说不上多激动,心里就那么一点期待。年过六十了,看什么都像头一回似的。

出门的时候,天边刚泛白。车窗外头,稻子黄澄澄的,沉得往下坠。玉米站着,秆子还青着,穗子倒干了。空气里有一股甜味,像是新翻的花生,又像是刚刨的红薯。车里几个人都不怎么说话,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

远远地就看见了。茅山脚下,白茫茫的一大片大棚,薄薄的雾罩着,一大团一大团的,像地里蹲了一排大馒头。

大棚前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领我们来的朋友说,两个都是他以前的学生,都是回乡创业的青年。男的姓周,基地的主人,大学学的是农学,毕业回来包了这片地,头两年种什么都不成,第三年才把火龙果引种成功。女的在乡里做特色农业,管这一片的。小周黑黑瘦瘦的,手指头粗,手上有茧。那女的说,乡里要把这一片打造成特色农业的示范点,前些年这片还荒着,现在大棚一个接一个搭起来,种的都是南边的果子。朋友说,小周昨天晚上特意打了电话来,叮嘱说,看火龙果一定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太阳一出来,花就谢了。

钻进大棚。里头暗,潮气扑面,湿漉漉的。花还在呢。

满棚的花。白的、粉的、紫红的,一朵一朵挂在那些仙人掌一样的绿条子上。花瓣薄得很,透亮亮的,跟纸糊的一样。姿态也是散的,有的歪着,有的斜着,有的半开半闭的。不是那种热热闹闹的开花,是安安静静静的。有一股极淡的香,得凑近了才闻得着。我们几个人早就掏出手机来拍了,咔嚓咔嚓的。那个带画板的蹲在地上,铅笔在纸上唰唰地走。花瓣的根部是黄的,慢慢往外淡,到尖端成了粉白。那些细长的瓣,有的拢着,有的散着,谁也不管谁的样子。花心里几根嫩黄的蕊,颤颤的、细细的。

我也凑近了一朵,蹲下来细看。花瓣的根部是黄的,慢慢往外淡,到尖端成了粉白。那些细长的瓣,有的拢着,有的散着,谁也不管谁的样子。花心里几根嫩黄的蕊,颤颤的、细细的。有人递过来一个剥了皮的火龙果,说,尝尝。我站起来,腿麻了,身子晃了一下。大伙都笑了,

有人笑得拍大棚的铁架子,嗡嗡的。

火龙果托在手里,沉甸甸的。皮是玫瑰色的,一片一片的,鳞一样翘着,又像一簇小火苗裹在一块。咬一口,肉是紫红的,软软的。甜。很淡的甜,淡得像是小心尝到的。里头有好多小黑籽,比芝麻粒还小。嚼着了,牙齿间吱的一下,轻轻巧巧的,像是踩碎了点什么。

小周站在一边,也不催,看着我们吃。他说,花期短,就这一两个钟头。“过了今天,这批花就没了。明天开的,就是下一批了。”说着蹲下去,把一朵已经蔫了的花摘下来,搁在手心里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放在了田埂上。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身走了。

那朵花躺在田埂上。花瓣还张开着。风从大棚里灌出来,把它吹得动了一下。

出了大棚,外头天光大亮了。天蓝得干干净净的,没一丝云彩。茅山上的树,青的黄的混在一起,不闹腾,也好看。白鸢在林子头一起起落落,飞得不高,也不急。

我没再进棚去。站在地头上吹了吹风。风从田野那边过来,凉凉的,带一股水汽。袖口上不知什么时候沾了一片花瓣,粉白的,软塌塌的,跟一片湿了又干的纸似的。我没掸它。用手心蹭了蹭裤腿,指缝里那股果肉的甜味还在,黏黏的、淡淡的。

回去的路上,车里还是没人说话。太阳升高了,满田的稻子照得亮晃晃的。手伸进衣兜里,指尖碰到点什么,是刚才那片花瓣,不知道什么时候叫我揣兜里了。软软的,捏着,不出声。

到家了,坐在院子里。阳光落在手背上,热热的。那一点甜味,还在指缝里。头一回看火龙果开花,那一点甜味,也是头一回尝到。忽然就想起小周当时攥着创业成果的模样,大抵也是这样,捧着那一点甜甜,小心翼翼倾注自己所有的心血,慢慢等它酿成甜。

我把那片花瓣从兜里拿出来,搁在手心里。花瓣已经蔫了,软塌塌的,但颜色还在,粉白的,像一片褪了色的绸子。我没有把它扔掉。我把它放在窗台上。窗台上有一层薄薄的灰。花瓣搁在上面,颜色还在。粉白的。

文 化 动 态

天长—梅州两地文化系列交流活动举行

□作者:王万朝

近日,以“江淮实学传嘉应·贤守功迹惠梅州”为主题的王者辅、王贞仪文脉对话暨“天长—梅州”两地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广东省梅州市东山书院举行,该活动由梅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梅州市东山书院、梅州市安徽商会和天长市王贞仪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

清代天长籍嘉应州(今梅州)的知州王者辅,是清代天长籍女科学家王贞仪的祖父。他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梅州知

州府衙旁东山上创办了东山书院。这是叶剑英元帅早年求学励志之地。书院为“三进二横”的建筑结构,至今历经280个春秋。

活动当天,东山书院庭院坐满了粤皖两地的文化专家和学者,围绕王者辅与孙女王贞仪之间的文脉连接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梅州和天长两地文脉相连,不仅是历史记忆的延续,更是当代文化认同与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梅州市文艺工作者还登台,以歌、以舞、以戏、以乐,共同奏响“天长—

梅州”两地一家亲的动人乐章。与会人员接着参观了王者辅在梅州修建的6个防洪堤坝、东山书院、状元桥、城北窖溪、两座合溪坝大桥和八角亭等,这些建筑虽历经200多年,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由于王者辅政绩卓著,当时乡贤、翰林李象元称他为“贤守”。

接下来,天长市王贞仪文化研究会拟联合梅州东山书院等有关单位轮流举办纪念王者辅、王贞仪相关论坛,共同推动两地文化交流。

笔墨耕耘为了谁

——写在笔峰文学沙龙百期庆典之际

□作者:许朝琅

一个个文学新人,他们更多的是鼓励的话语,增强其写作的信心和勇气;面对一篇篇尚显稚嫩的文稿,他们耐心细读,一字一句认真点评,从立意构思、遣词造句、悉心点拨,不吝赐教。是他们把积淀多年的创作经验,化作照亮后来者前行的点点微光。

我,便是被这束光照亮的鲜活一例。曾经,我也只是一个心怀文学梦想,却不知如何落笔的普通爱好者。正是在沙龙温暖包容的氛围里,在一次次真诚的指点中,我慢慢褪去写作的生涩,敢于提笔,敢于表达。近年来,上百篇的文章见诸市级报刊和有着一定影响力的网络平台。像我这样的文学新人还有许许多多,一批又一批青年爱好者在这里受到感染、得到熏陶。沙龙实施的“青蓝工程”,让资深作家与新人结对帮扶,为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开启直通车。原来,笔峰的文学灯火,是为新人而亮,

为每一个心怀文学梦的普通人而燃。在这里,皓首老者可以畅叙情怀,文学新人可以敞开心扉,青春少年可以挥洒理想;学校教师、企业工人、社区居民、莘莘学子,无论来自何方,只要心中有文字的火种,便能在这里寻得同频的共鸣。百期以来,线上线下逾万人次参与,老中青三代在此相遇,互学互鉴,彼此成全。

笔峰文学沙龙为谁?为传承全椒绵延不绝的文脉,为守护一方书香;为文学爱好者心中不肯熄灭的热爱;更为托举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文学理想。它以公益为底色,以培育新人为担当,不止有文字的切磋,更有思想的引领,把时代精神融进笔墨,把书香送进乡村、校园、社区,让文学浸润烟火人间。百期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起点。

愿往后岁月,笔峰屹立,更多新人从这里启航,以笔为锋,书写时代,书写乡土,书写一方土地的万千华章。